

說部叢書第十三集第三十二編

# 烟火馬

卷下

商務印書  
館發行



# 煙火馬卷下

## 第十八章

高武仁兄弟。自別露西蠻得後。一日爲七月之夕。二人並馬。趁月而行。甲光爲月所映。明眼生纈。乃立馬高原。迎面則沙漠一片。起自拿查雷夫。直抵高山而止。山下有城鎮。名提彼雷亞司。城鎮在加里里海岸山下。則歷歷爲基督教之壁。壁中戰將可一千三百人。步騎之隊可二萬人。弓刀與回人如一。蓋土著之信耶教者也。二人遠瞭東南。則拿查雷夫之城。已見屋皆白堊。此城本在山下。名爲聖城。耶穌生時居此。可三十年。高武仁因思耶穌當日必至此山。山下之田亦經耶穌耕耨。今耶穌之死已久。然聞山下人聲。似聞耶穌之發言。其言曰。吾不以太平賜汝。但賜爾以刀。二人本

聞明日此兵立渡沙漠與回兵戰時回兵駐於夏汀夏汀之城在提彼雷亞司之上二人深不以此策爲然攻之決非易事卽此一片沙漠當日來時亦曾行經此地計懸軍深入必爲所敗顧身爲客將又無一旅之衆言亦不聽而心中所戚戚者防此大軍一敗而基督教之衰徵已見於明朝卽謂烏魯曰汝守此間吾沿山而行繞過北坡而營壘已不之見卽下馬步行數武跔於石上禱告曰耶穌聖人請聽吾言吾甚患此兵之敗吾非畏死實畏同袍同澤之人同燭於敵燄且此次之戰國力教力悉係此戰願聖人示我警兆吾奉以示全軍之人跔時以手加額勤禱無已忽爾如睡聲亦作忽似幕開見雅露撒冷王在壁間商議諸將侍立諸將中有登迫禮隊長又見一人似亦相識名曰累蠻得伯爵也與王商

略軍務而登迫禮隊長拔刀擊几似已決矣已見第二幕開沙拉定之壁門見矣兵可一萬之多人爭禱告而沙拉定之中軍亦了了在目一人微步如有所思高武仁似猜得其心沙拉定似曰壁門之後卽照登河及加里里海果左右翼爲人所攻則背水而陣敗且入水今仗亞拉上帝助我或不爲敵所乘且吾軍絕漠而攻基督之師法亦必敗或基督兵自他薄山轉而攻我我兵亦敗今乞亞拉上帝能弄彼風狂直搗吾之中堅則吾左右包圍無片甲之師今且以逸待勞按兵以俟其至已而引目見沙拉定中軍之側尙有一帳氍毹至厚其上偃臥二女一則露西蠻得一則馬蘇打露西蠻得酣睡而馬蘇打獨醒彼此互見其面逐幕觀後最後一幕復開高武仁大驚如死見平原之次有山蠶天而平原爲火所焚地皆焦黑其上尸積如山野狗食尸鷹盤其上鳥獸之聲慘

厲無倫在死人中似有相識之人尙有未死者呼號之聲不堪入耳此時夢中景狀如在戰場中尋覓死人斗見烏魯之尸在焉細視之而又非是而陰風起處戰鬼陣陣鳴號而過忽爾驚醒知爲噩夢卽上馬歸至烏魯立處注視山下人皆鼾睡而沙漠沈沈月光下布卽謂烏魯曰吾去汝後爲時幾許烏魯曰可十餘分鐘高武仁曰此十餘分鐘吾已有所見烏魯驚曰兄何見高武仁曰吾所見者言之爾或不信烏魯曰請言所見高武仁一一述其夢兆後言曰汝意云何烏魯躊躇久言曰吾兄今日非醉亦不妄言且非狂易想此夢爲神聖示其警兆然夢兆亦有不應者今受待之期至矣山下已有人至吾可歸息此間有友名伊高布忒爲拿查雷夫之主教吾二人訴以夢兆取其進止此人正直無僞見信於人高武仁深以爲然已而代者至高武仁與語後來尋主教入帳

求面。主教亦英人。居東可三十餘年。爲陽光所炙。幾成赭色。髮白  
睛藍。愈形其面容之老。二人入面。而主教方跪而祈禱。二人侍立  
待之。主教曰。二君何來。烏魯曰。神甫聰明。吾有事奉白。卽謂高武  
仁曰。兄以言稟白神甫。高武仁外視無人。卽述所夢。主教聞言甚  
切。初不爲怪。當此之時。幻境所呈。衆皆爲上帝見靈。爭信不疑。高  
武仁語後。問曰。神甫謂此爲妖夢耶。或爲異徵。且此兆何人所示。  
主教曰。高武仁。吾年少時。識爾之父。爾父死時。吾爲禱告。爾父善  
人。忠於上帝。而能武。今爾兄弟。自大馬色來。與我同居。今又同至  
兵間。相處旣久。見爾爲人。眞信道篤。衛道勇之丈。夫較之。爾父真  
能紹其家學。似爾善人。或上帝以預兆示爾。爾胡不以神語告王。  
及大將果爾。一言則大局全。而幸免於敗。今爾且從我面。王述所  
夢。於是二人隨主教至王帳。主教先入。已而復出。引入王前。入時。

守門之卒。謂高武仁曰。今日之議甚重大。全軍之性命屬之矣。時已夜半。而王之行帳。衆將及有爵者咸集。列坐於長案。案爲木板所支者。上坐爲魯西能王。王狀態似弱。然甲冑甚鮮明。右方則伯爵雷蠻得侍坐。髮白矣。左方則長髯之偉丈夫。則登迫禮長官也。衣白袍。胸前加紅十字。會議時。爭辯甚烈。及高武仁入時。衆聲寂然。王以背就榻。以手自拊其額。見主教入。卽曰。神甫不適言。有二武士。欲進言於余耶。趣進言。爲時逼矣。於是二人與主教同立。高武仁請主教爲傳述其言。主教因述高武仁夢中所見。主教初發言。卽有二人竊竊而笑。及見高武仁容色莊而氣概英武。卽亦不敢復哂。及述及戶。積如山。卽有一二人顏色慘變。而王尤甚。主教述後。王曰。高武仁此夢眞乎。登迫禮隊長曰。此語恐不實。當立誓言。否則立下地獄。隊長一言。衆皆稱可。令發誓言。時帳側有小帳。

殿似教堂。其中有物以布幕之。有人司其帳。名曰魯斐納。司爲愛  
克之主教。卽至帳殿掀其木。則破爛之。十字架去人可一尺以外。  
其下朽矣。旁則嵌以明珠寶石蓋。卽耶穌所釘之十字架也。高武  
仁立踞於地。此十字架前。此有人名聖利納。得之千七百年以前。  
耶穌手足之血。猶露其上。前此無數之人。盡加膜拜。以此物之故。  
爭鬪而死。至數十百萬人。今日與沙拉定。爭衡亦奉之。以臨戰場。  
冀神靈呵護。得以不敗。果敗。則上帝必以天兵至而救護。士心以  
此昂然無懼。高武仁烏魯旣瞻仰此物。旣驚且駭。而敬見架上釘。  
痕猶在如耶穌之。臨其上。則膜拜不已。登迫禮隊長曰。高武仁宜  
對十字架發誓。自表其非妄言。高武仁卽起至架前。以手撫之。言  
曰。弟子於前一句鐘。斗見幻境。故來稟白大王。想此夢爲上帝昭  
示弟子之身。俾十字軍獲全。使聖陵無恙。城垣無恙。且不令吾軍

搗其中堅。一搗必敗。果有妄言。萬劫不能翻身。亞孟魯斐納司遂加冕。衆復歸帳再議。王驚魂未定。衆亦悵然無歡。王曰。此事關上天垂訓。吾輩敢不欽承。隊長仍不信。曰。王以上天垂訓耶。吾則以爲沙拉定垂訓耳。高武仁汝質言之。汝不在大馬色宮中爲衛士乎。高武仁曰。然。聞將宣戰。吾卽舍之而來。隊長曰。汝非沙拉定之衛士乎。一言及此。衆皆注視高武仁。高武仁未答。烏魯曰。然。吾爲衛士未久。不惟爲之衛。且力救沙拉定之命。隊長聞言笑曰。然。吾亦聞之。夫汝爲基督教人。在理宜取其命。胡爲救之。今爾二人須答我一言。烏魯曰。隊長欲吾答言者。以舌耶。以刀耶。王以手止之。隊長曰。汝勿醉人待我。汝旣不答。請高武仁答言。敢問爾之堂妹。爲安祖之女。亦沙拉定之甥乎。沙拉定知彼爲巴背克之郡主。今尚在大馬色乎。高武仁曰。然。露西蠻得爲沙拉定之甥。亦爲郡主。

此事良然。然已不在大馬色。隊長曰。胡知之。高武仁曰。吾亦於幻境中見之。似在沙拉定帳中偃臥。衆聞言大笑。然高武仁仍正色不動。仍續前說曰。吾尙見登迫禮兵死其帳下者不鮮。少頃爾當見之。衆有笑者。有懼者。盡曰妄言也。巫術也。蓋得諸回教之中。萬不足信。衆中惟隊長既不畏死亦不畏神鬼之事。但大笑以爲謬。言高武仁曰。旣不見信。吾尙有一言。或可信乎。吾在山上見帳中議論時。隊長曾拔刀擊案。此亦吾之妄言乎。此言一出。衆皆愕然。隊長曰。衆勿聽其讐言。此由揣度而得。或侍者洩言謂王曰。爲時無幾。當整軍而前。此二武士自沙拉定中來。其可恃乎。吾決不能信。當待上帝命令。吾今亦不欲顯斥其人。想其人喜巫。且與沙拉定有情。吾不敢言其奸。然不能免。吾疑也。烏魯曰。此言宜以刀割汝之頸。汝敢誣穢善人乎。隊長僞爲不聞。言曰。大王趣發令戰乎。

止乎。更四旬鐘天明矣。吾基督教人以勇爲度。詎能跔伏於此。受人譏我。無膽乎。伯爵雷蠻得曰。大王勿答。容我爲最後之言。吾久在兵間。知沙拉定甚深。吾之湯沐邑。提彼雷亞司爲回兵所劫。人民死者如積。吾妻尙在圍中。不久當降。顧雖如是。然吾對諸君宣言。必守勿攻。攻則必敗。提彼雷亞司城。付之賊手。吾亦弗欲。但免生靈塗炭。得完此軍足矣。且吾兵非多。城亦難守。回兵騎隊較勝。於我吾舍其中。堅攻其兩翼。否則以逸待勞。萬無不勝。苟不見聽。則此武士之夢兆必踐。一踐則吾之全軍墨矣。隊長怫然曰。伯爵之言與高武仁同。其人亦與沙拉定有情。大王亦聽其言乎。吾意長驅攻此回狗。勿餒勿卻。伯爵長歎。於是衆聲煩雜。王沈吟久。發言曰。天明拔隊。果伯爵及此。兩武士不以吾言爲然。且爲後隊視前隊。敗虧再行接應。語後。萬聲寂然。伯爵曰。吾不能合後。高武仁。

曰。吾亦決行不行。則怕死。及行詐之情。乃愈真。吾不屑也。衆方自思已事。如不之聞。乃爭起出帳。少息。遲明卽行。高武仁兄弟亦出。主教則頗危懼。烏魯則以言慰之。曰。神甫勿憂。但思勝著。卽足展眉而笑。主教曰。此戰必敗。於是歸宿。立起。兄弟喂馬。以待疾攢其甲。飲馬後。亦自飲水。烏魯能戰。用皮壺四。貯水分。投高武仁。卽佩壺。亦貯滿其水。以備乾渴。烏魯曰。卽敗。得水亦不卽死。飲馬後。見衆皆起行。此中人。有多半知其必敗。尤信高武仁之言。罔罔不知所向。兄弟則與主教同行。主教騎驃。而不騎馬。不居陣後。處王大纛之間。兵行時。見登迫禮兵五百。隊長引之。見高武仁載水馬上。卽曰。我輩武人。何須載水。渴時。自恃上帝。烏魯怒。欲斥之。高武仁曰。聽其先行。二人遂旁立。隊長引兵過。次則衆。昇十字架行。二人就馬上鞠躬。次則累幾。奴得過。見二武士旁立。卽曰。二士至。勇吾。

已宿聞之爾且入吾隊中同行高武仁曰善卽隨君行大隊已至器納時爲七月餘熱尙熾泉眼已乾士皆乾渴前卽大漠左右皆高山遠遠見塵土飛揚回兵之馬隊已至前軍爲雷蠻得爲馬隊所卻不能前每矢雨下死者如積而後隊爲人包鈔而隊長不能抵亦動自上午戰至黃昏全軍爲回部馬隊所蹴踏四散而逃旣不得進而陽光如火爍人欲銷渴極欲死又爲回人所殺多半已死顧沙漠無水可飲士無戰心前後隊皆敗王處中軍已孤立無援王仍發令前趣兵皆莫前遂止於馬雷卡雷夏立壁伯爵之敗兵亦歸高武仁及烏魯以馬來迎見伯爵引敗兵受創無數請王力前至湖邊取水若在此間無水可飲不待戰而將自死王曰吾不能前伯爵知大事已壞卽馳馬歸隊呼上帝言基督教之兵敗矣是夕軍中皆渴而不睡而高武仁兄弟之水獨給得不渴於是

大將及有爵者爭集。求水。兄弟各贈以一小壺。餘則少飲。其馬於是但剩二皮袋。竟有偷水以刀啓袋水乃撤出呼之已逃。則僅有一袋而已。二人拔刀守此皮袋。是夜軍中大亂。萬聲呼渴。有泣者而回兵。則大呼亞拉上帝敗此邪教之人。沙漠微有草地。然爲日光所炙。已枯乾無餘。於是回兵縱火。火爇四週。皆紅迨明。衆爭起撲敵。有渴死於地者。盡爲回兵所殺。然尙不猛攻。知陽光至烈。可以死敵。不必用兵。基督之兵爭趨於井。而回兵箭來如蝗。已乃肉薄高武仁烏魯在陣中。塵土烟燄四合。乃不分南北。於是逆命前攻。陷入回陣。遇人卽殺。成爲血洞。於是停馬。則身在一小山之上。前山邊枯草亦焚。小樹皆燶。有一人呼曰。宜保護十字架。二人聞聲。見十字架置於石上。主教力守其旁。已而烟燄復合。乃不之見。於是二軍復搏。回兵無數。上攻均爲基督教之軍擊退。已見一黑鬚。

之。人渴極奔至視之則好作大言之登迫禮隊長也。旣與二人相見。卽曰。視上帝之面賜我少水。二人剩水無多。旣自飲亦微飲其馬。隊長得水揚刃下山擊敵已而兩軍少止。忽聞伊高布忒自言曰。前此救主在此山上傳教冀太平。今茲不能詎救主舍我去耶。此時回教兵亦微卻。基督教兵遂爭趨救護十字架。烏魯曰。此地足嚴屯耶。高武仁曰。彼輩於此間保守十字架。吾敢決其無濟。且此地卽吾夢之所見者。烏魯曰。然則吾輩死此間矣。時山下已決死戰。枯草著火。回兵冒烟而進。凡三撲。此山均爲基督教兵所卻至第四次。遂無力足抵。旣饑且渴。遂無禦敵之方。山曰夏汀。衆旣不戰。則偃臥山坡。伸舌不動以待死。於是殺者禽者。血被山坡矣。突見山下回兵一隊馳突上山。直趨紅色之行帳。帳掣王亦受禽而十字架之下。魯斐司主教與敵逆命。力保十字架。忽一流矢中。

其咽喉立仆於地。主教既死。回兵潮湧而上。奪取十字架。彼此嘲笑不已。寘諸馬上。下山歸壁。得意之狀。乃類羣蟻得糞。攢聚不散。而基督教之兵。失十字架。爭仰天而望。冀天兵下救。久之茫無迹兆。衆知上帝棄擲其身。則媿憤交集。此時高武仁謂烏魯曰。今日我兄弟死期至矣。義不宜更生於世。試觀山下一隊。卽馬迷流克之軍爲沙拉定衛士。其中大纛高飄沙拉定。必在纛下爾。我少飲水。並飲其馬。振作精神。與彼逆命。卽死無懼。必得其大纛。以掩十字架。羞烏魯點首。飲水後。並馬下山。回兵矢如飛蝗。二人甲堅盾厚。竟不能傷。在刀山劍樹中。驟馬奔入。回兵大駭。以爲敗卒。中血被體。遂鬪入陣中。中軍衛士頗單。已見沙拉定。坐於白馬之上。何以有此。魁傑之猛將。二人刀馬所至。衆不能當。然二馬亦瘡流其旁。則沙王之幼子及親王哈生也。烏魯曰。兄殺沙拉定。我殺哈。

生二馬同奔高武仁嚮沙拉定沙拉定立時墜馬回兵大駭然沙拉定勇甚復躍上馬於是有一二十餘騎爭以刀斫高武仁而高武仁馬創且死高武仁則下馬地鬪刀揮如雪沙拉定見盃纓知爲高武仁卽呼曰高武仁勿死鬪可降我高武仁曰非死不可沙拉定發令衛士圍攻益力而沙拉定退立少遠高武仁力盡爲衆所禽按之地上縛之烏魯之馬爲回兵中其要害烏魯方欲取哈生馬倒烏魯躍起幸無傷呼曰哈生老友又我宿仇今日相見於戰場矣我負爾勝今日二人可各步鬪決其雌以命盡爲止哈生曰善卽謂衛士曰爾輩勿動此將軍勇不可犯卽面沙拉定曰乞大王恕我臣與烏魯本有宿仇此仇決不可解非以血洗之不能淨也今乞大王發令容臣與此將軍決鬪果臣死其手幸勿報仇亦萬不可傷及烏魯也沙拉定曰此丈夫之言也卽爾死